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3年03月6日

降低核风险措施的后续步骤

当前防止核扩散的工作进展与威胁的紧迫性并不匹配。

作者：George P. Shultz、William J. Perry、Henry A. Kissinger 及 Sam Nunn

自二战结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无不竭力控制与核武器有关的特殊安全风险与挑战。出于对核战争、核事故、核扩散或核恐怖主义的恐惧，人们一直严肃并持续地采取措施控制、降低及消除核风险。过去几十年，我们在减少核武器及推出防止核扩散国际协议方面取得了不小进展。

近来，我们四人对两个重要的政策举措都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即：2010年美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 (New Start Treaty)——明显减少了双方的核储备；2010年及2012年核安全峰会 (Nuclear Security Summits)——推动全球发起保护核武器及核材料安全的行动。这是两个意义非凡而且充满希望的举措，它们为今后数十年两党的共同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与1986年里根-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之时相比，当今全球核武器数量不到当时的三分之一。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核危险仍然迫在眉睫。科技的进步、核武器向更多国家的扩散，以及危险的自大情绪交织在一起。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两个核大国，美国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时有摩擦，在有效解决朝鲜与伊朗新出现核威胁方面亦困难不断，更甚的是朝鲜近期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持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他们的动机、目的与目标各不相同，加上自杀式恐怖分子团体的危险，对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难以预测的风险。

放眼环球，如今能否依靠“确保相互毁灭”（即威胁对对手施加难以承受的危害）来成功复制冷战时期的美苏威慑，我们无从确定。这主要是以两极格局为基础。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核对手们遭遇到这样那样的潜在威胁，那么冷战中相对克制的局面就将难以为继。威慑失效及动用核武器的风险显著上升。

全球领导人认为应依靠民众力量来降低乃至最终消除相关风险。即便是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亦竭力降低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在公开敌对局面下只是可能的事件，放在部分国家核储备日益上升、核军事大国多足鼎力及核能源逐渐扩散的环境中，将成为必然。世界各国都要行动起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阻止核武器传播，并最终消除它们对于世界的威胁。这需要领导实力、创新方法以及对于不作为危害的透彻认识。短期成果将为转变全球中长期安全政策奠定基础。我们认为以下四个方面亟需考虑：

1. *保障核材料安全，防止核恐怖主义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十年前有 40 多个国家拥有制造核弹的材料，现在已经减少到 28 个国家，它们被存放在这些国家的数百个地点。然而在这些存放点中，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者不在少数，使得这些核材料很容易被盗或在黑市上出售。在 2010 年及 2012 年核安全峰会上，各国做出了重要承诺，许诺将保障核材料安全及加强合作。这些措施福泽子孙后代。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跟踪、稽查、管理和保全所有武器级核材料的全球体系。

在 2014 年荷兰举行的下一届核安全峰会上，各国领袖应该致力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核材料安全全球体系（包括国际安全保证的相关程序），以确保所有武器级核材料不被他人擅自获得和窃取。

2. *改变两个核大国的部署模式，延长领导的决策时间。*在 2008 年的竞选活动中，当时还是议员的奥巴马表示：“时刻保持核武器如箭在弦是冷战年代的危险遗风，这样的政策增加了灾难事件或者误判的风险。我将与俄方一道，采取共同的和可核查的方式，来终结这些早已过时的冷战政策。”美国应与全世界的拥核国家合作，共同撤除所有处于即时发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部署的弹道核导弹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发射）的核武器。为推动这一举措的开展，美俄应同意拆卸部分处于即时发射状态的核弹头——谨记罗纳德·里根的训诫：“信任，但要核查”。

3. *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后应采取的行动。*战略层面上已取得了可喜进展。美国应慎重审视将弹头和发射器削减至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规定的数量以内，并审视协同行动的可能性。这一过程基于以下前提条件：a) 绝对互惠；b) 可证明的验证；及 c) 为长期投资提供充足稳定的资金，以保证对我们核武库的高度信心。

同时应高度重视合并及削减未纳入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美国和俄罗斯战术核武器。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他一些拥核国家正在扩充其核武库，如果出现新的核大国，那么美国和俄罗斯削减核武器则存在一定限度。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破坏了《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对地区及全球稳定构成直接威胁。除非这两国履行其国际义务，否则其继续推行核计划将削弱对核不扩散及进一步削减核武器的支持力度。

4. *缺少验证与透明度，我们便没有信心达成核安全协议。*美国应推行一项“验证方案”，纳入美国核武器实验室以及开发基础技术和创新的全球科学专家，以削减和控制核武器及核材料。在不为武器装备带来风险的情况下，提高透明度的原则也可应用于导弹防御。率先提高透明度将为所有国家设立一条重要底线，有助于日后验证核材料与核武器。

该战略以立即采取措施为重点，将给予领导人更大信心，在短期内采取措施改善安全。这将有更大希望获得议会的支持。与国会进行密切磋商至关重要。

我们仍需进行新的对话。在 2007 年 1 月的署名评论 (op-ed) 中，我们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些措施需要许多国家共同努力，而限于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取得进展需要更广泛的全球合作：美国必须与其他主要国家开创一项拥有

共同目标的事业，以取得短期成果。核武器数量最多的俄罗斯和美国，在这方面担负着特殊责任。

- *自愿联盟*。核安全峰会为领导人合作开创一项共同事业树立了典范，这将促成一个自愿国家联盟，共同确定工作重点并在具体措施上取得进展。应确定与众多国家息息相关的重要议题，而各国须对其做出应有的贡献。制定政府首脑会议的时间表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外交磋商框架，使外长、国防部长及其他官员在政府领导人会议之间合作共事。

- *地区对话*。这项共同事业应纳入地区对话，从而得到更大发展。最高政治、防务和军队领导人应与其各国同行共同探讨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解决核心安全问题。欧洲大西洋地区包括欧洲、俄罗斯和美国，共有四个核武器国家，占全球核武库存的 90% 以上，该地区应发挥其核心作用。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需密切参与多边事务及本地区事务。

核武器所带来的持续风险仍是首要战略问题，但当前的工作进展却与威胁的紧迫性并不匹配。不采取行动，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须继续追问：人们将如何应对核袭击后的混乱与痛苦？他们难道不会要求知道原本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吗？我们的先祖从神灵那里偷来火种。我们能否只将核能用于和平事业，而非毁灭我们自己？

舒尔茨先生曾于 1982 至 1989 年担任国务卿。裴瑞先生曾于 1994 至 1997 年担任国防部长。基辛格先生曾于 1973 至 1977 年担任国务卿。纳恩先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任主席及核威胁倡议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以上各位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杰出院士或杰出访问院士。